

志摩是人人的朋友

再有什么比这个消息更惨烈？这真像是处在迷离的梦境，不信志摩会这样忽然失去！不管他是在天上融化，或是摔碎在岩石上，那情景只有他自己知道。唉，他带着人类所有的创痛去了！今后再看不见志摩，所有他的朋友，谁的心中不失去那蕴育着的和谐的韵调？所有知道他的年青人，谁不哀悼只有志摩的心是永远同年青人的心合拢，而以生命注挹的。昨天下午在凌叔华家里，沈性仁，张奚若夫人同叔华都在座，大家都哀悼志摩。叔华说，几年前他们有一个快雪会，是在雪天里同很多朋友游西山，后来志摩做一篇文章纪游，叔华把他这篇文章抄到一个本子上，头一页上写一副对联，（我不会背原文）意思是俯临高处看溪壑里的云雾的景致，上面戏题志摩先生千古。这次志摩将离北京的时候，叔华无意中给

他看了，他还说，“那就千古了呢？”。谁知道竟成讖语！他们都叹赞志摩有温存的性质，肯为朋友间的事尽心，并且他又是那样有兴致有毅力，能同世界的文艺活动衔接。

张奚若夫人垂泪说：“我们这一群人里怎么能缺少他呢！”

沈性仁黯然，说，“这都是造化的安排！”

那时候，房里已浸透了青蓝的光，半轮冷月挂在带几片残叶的树枝上，一阵乌鸦飞过，一室的人都沉默了。

“人事真是无常吗？”梦家来信这样伤感。我想去年在南京看见志摩，是比这时候早三个月的天气吧，记得虽然感到一点秋意，可是在葱茏的梧桐树上才缀上几片黄叶。有一天刚上灯的时候，梦家，玮德，同一个聪明的女孩子，在我家里等着志摩。一会他来了，穿一件灰色的长袍，那清俊的风致，使我立刻想到李长吉杜牧之一班古代的诗人们。我们登园后的高台，看河水印着暮云，志摩同我家老仆谈那一道古桥的历史。晚上我们都在橘子色灯光下围坐，志摩斜靠着沙发，在柔和的神态中，讲他在印度时的事。说，晚上

睡在床上看野兽在月光下丛林里乱跑，又有獐鹿绕着他卧床行走。那时候我们都忘记了自己——成年人的心——同孩子一样笑乐。门外有一架藤萝，他走的时候对我说：

“在冬天的夜里，你静静的听这藤萝花子爆裂的声音，会感到一种生命的力。”

其后我往来上海北京，总是看见他有灵活的精神，不衰的兴致。对着他，这沉重的心减却分量！所以有一次我给玮德信上说，我们悄悄的看，志摩背上不是也蹁跹着一双小翅膀？想不到他真的在天上飞去！

志摩去了，第一的打击，是此刻新诗的前进，鸟瞰中国诗歌的变迁大势，新诗运动是现今颇重要的时期，志摩是这时期最起劲，而且号召有力的人，这就是因为他肯得吹喇叭，加以他自己的笙箫又吹得异常嘹亮，我常想，像他那样有无限无边的写作力，是因为他有一个不衰老的心，轻和的性格，同火热的情感。从自己心里烧出的生命，来照耀到别人的生命，在这种情态下吐出来的诗歌，才能感到灵活真诚。读志摩的诗，像对这壁炉里的柴火，看它闪出矢矫上升的火焰，不

像那些用电光照出的假火炭。读他的文章，使人想到佛经上所载的迦陵频伽共命之鸟，有彩色的羽毛，有和悦的声音，听的人没有不被他感动。现在再听不到他新颖的歌声！可是，不消灭的是他的心。藏在文字里，永远传给后人！

虽说在这衰颓的时候，在横蛮抑压底下，志摩是超脱了。我相信，在那最后一刹那，他决没有想到地上，只惊叹着大自然的威猛。但是他的生存的朋友们，这黝黯的生活，谁再能给以激励！

一九三一年十一月二十二日

(载 1931 年 12 月《新月》第 4 卷第 1 期)

“你们都是傻子啊”

记得 Walter de la Mare 有一首诗，名 Old Sugen，说有一天晚上，老乳母 Susen 把孩子安置睡了，但孩子们都是不爱早睡的，这孩子当然也不是例外。他偷偷窥望着老乳母，看她围着一条围巾，坐在一盏幽静的灯下，展开一本书在看；窗是开的，白纱窗帘悠悠的被轻风飘起，园中草木的清香透露进来。老乳母的心沉在书里，时时有大拇指蘸着口水翻动书页，有的时候听她口中喃喃的自言自语，到看完了最后一页，老乳母把头轻轻的摇一摇，叹口气，说：你们都是傻子啊！（这首诗载在一本《近代英国诗选》里，我离开南京的时候，还把这本和其他我所喜欢的书，装在一只大箱里，带到安庆，后来我又去迢迢千里的四川，就把这箱子存在我祖父的藏书楼上，现在那百年老屋，万卷藏书，都化成灰了，现在我提起这首诗

……诗句我是记不得了，只隐约想起诗中的意境。))

“你们都是傻子啊！”莎士比亚写完奥赛罗最后一字的时候，也要这样叹息一声吧。

奥赛罗这篇悲剧，和罗密欧，李尔王，哈姆雷特不同，那些，读后的人觉得空漠，悲伤，和惆怅；奥赛罗教人要痛哭，要打，心上有什么在压，无限绝望的惨痛！恨？不必说。亚高是人世间的恶运，恶势力；他是一张网，比蜘蛛网还细，还缜密，他笼罩着人生。跳？你再也跳不出他那像针眼一般大的孔，除非你死，你灵魂才能清风似的透过，受不到他的拘束，只看他一张永远受罪的脸向天看着。亚高，随便什么地方，什么时代都有他，他专会利用人性中的一点弱的罅隙，像洪水饶不过堤岸的一个小洞，他就有许多方法，施展他的阴谋。奥赛罗非洲森林里生长出来，有蛮强的身体，紫铜色的脸，太阳的炉边熏炙过；秉有他生长地的生野单纯的气质，感受了高山磅礴坚贞的习性；他却也爱森林中婉曲缠绵的小溪，水中晶莹的彩石，和水里映照的仙姿，那是他的神，是他全美的象征，是他在焦燥的阳光下所仅得的神龛。

这就是他所以爱德斯底蒙娜，和他绝然不同的人，全为这明朗，温柔，圣洁，完整。在这些之前，他单纯的心，只有惊叹，膜拜。一朝被阴险的毒蛇似的亚高把他从醉心的祈祷中惊醒，说他的神是污泥做的！奥赛罗只觉天地在旋转。他并不相信这话是真的，但不容自己不信，为了不许自己留在傻子的天堂里（Retain Him in fools parodies）。他不是嫉妒，不是仇恨，为了自己信仰的光荣失却。

可怜的奥赛罗，人们可以骂你糊涂，鲁莽，蠢，自己怕做傻子，却真是傻了！这能怪他吗？他那岸然像一座摩天的峰顶一样的人，真能领会小草的芬芳吗？他只有叹惜着说：

O thou weed

Who art so Lovely Fair and smell , st so sweet ,
That the sense aches at Thee Would Thou hadst
Nerer been born .

德斯底蒙娜，是月光下的一朵百合花，厌倦了庭园，想看沧海，想看在惊涛吞吐中帆船的险；爱听海盗的哨声，更爱森林中雄狮的勇猛，虽是见到它就发抖。她把自己丝萝般柔弱的心，柔弱的

灵魂，交织在非洲森林里一颗最高的乔木上。她可以在半夜里从她父亲那儿逃出来；她可以当着父亲，当着拘捕她的人们之前，勇敢的承认她对奥赛罗百折不回的爱，这是为什么？因为奥赛罗是她理想的发现，是她平生所没有见过的新奇，是和她优美的精致的环境迥然不同的简朴，坦白，野性的美。她听够了威尼斯嘹亮的歌声，忽然听到一种低沉而忧郁的南风拨动的弦索；她又爱这种强大的力，是她自己绝对没有的。

这就是德斯底蒙娜所以爱奥赛罗，奥赛罗之所以爱她，都是为这点两不相同的，理想的，传奇性的奇好。到后来一阵恶风吹破了奥赛罗的梦，天地顿然暗黑起来，眼睛盲了，空虚弥漫在左右！当他把着剑，含着泪，吻他将要被自己的手杀掉，熟睡在床上比雪还要洁白的，他爱过崇拜过，然而这种情绪仍然存在更包着一层悲痛的德斯底蒙娜的时候，他自己决死的心也就断定了。

德期底蒙娜的死真是哀惨极了！她应该怨恨吗？不，听她临死的时候对伊米利亚说的话，她说是她自杀的，不是别人。这真是一个“神圣的谎”吗？是德斯底蒙娜有那样平凡的心怕奥赛罗

为她而受罚吗？不是，德斯底蒙娜的死是自杀，是为她自己的理想所杀，是为爱所杀，这种死是她所感谢的，所以她死时对伊米利亚说，*Commended me to my Kind Lord*，虽说是一句客气话，却含有深意。

可叹的还是亚高，他想毁灭人间贞坚的信仰，最高的美德，他鄙笑，他说人们都是糊涂，可以任意用自己的聪明去玩弄，去作恶；他在独白里有几句话，可以说泄尽了恶人的邪气，他说：“恶魔的哲理哟，魔鬼若要怂恿人做一件罪大恶极的事件，一定先要摆出一副神圣的样子来诱惑人。”他利用人类的“猜疑”弱点，为他作恶的钥匙；就为了这点罅隙，善良的人常常被恶魔欺骗了。“恶”比“善”要聪明！它有蛇一样的阴冷曲折的心，盘啮人的时候，谁先知道？但亚高毕竟失败了，永远要活在世上吞土、受罪，而不许他死。他享受不到德斯底蒙娜的光荣，奥赛罗也是他望尘莫及。

奥赛罗这篇悲剧是用骈比对照的写法，是写天堂的光与地狱的火，婉曲与刚强；善与恶的并在，而他相信善是不朽。但莎士比亚不是教训，

是告诉你，人世间就有这两种力的存在；一切的
纷纭，仇恨，战争，都是这两种力的相磨。莎氏写
这剧的时候，是他自己已经在人生的深渊里游泳
过来，他明了渊中的神秘，他只是揭露，解释，并
且对你说：人生是严肃的，可这美，就含在这严肃
之中。

琅玕山游记

自从两年前大病了一场以后，兴致就此倒下来，像病马一般，一蹶不振了。以前我为贪玩山水，也像我贪读书一样，常常被家里有一班人骂作呆子，说：“山上有什么好玩，白纸黑字的书本上又有什么好看，还值得那样一天到晚把时间耽误在这些无用的事情上面，弄得家里来一个客人的时候，你总是瞪着眼，不会讲一句客气话，或是陪着客人，陪着尊长来几圈麻将应酬应酬。”是的，对于这些事，我恐怕到死都不会，也不爱。我爱的是苍茫的郊野，嵯峨的高山，一片海啸的松林，一泓溪水。常常为发见一条涧水，一片石头，一座高崖，岩上长满了青藤，心中感动得叫起来，恨不得自己是一只鹿在乱石中狂奔。“淡怀自得梅花味，逸兴还同野鹿群。”一个年轻的没有尝过人世辛酸的人，确有这种冲淡，闲散的兴味。我

小时住在故乡老屋里，屋的四周墙上长满薜萝，每当春夏之交，满墙盖着郁郁苍苍的绿叶，又从门头上蒙络交翳的倒挂下来，我就欢喜，恍惚觉得自己是住在山洞里。本来住在山城里的人，平常就听不到多少喧哗，再加父亲的脾气异常古拙，虽说他在那一乡也算是名望所归的老人，可是门前车马却稀少极了，所以我们真像住在岩洞里一样，同世界隔得远远的。记得每年清明节，父亲总是带着弟兄们到山中去祭扫祖墓。有一次我也哼着要跟去。父亲说，带一个女孩儿上山多么累赘，不许去。我发了一千个誓，说我一定同男孩儿一样，不带累人，弟兄们也在父亲面前代我说项，毕竟也让我跟着去了，爬过不少的山峰，渡过不少的险涧，就是登上投子山巅，（这是一县最高的山峰）我也没有表示胆怯。为了不要教人说我累赘，为了不愿败人兴致，我努力奋勇，不折不扣的像一个男孩，父亲掀髯笑了，弟兄们说我没有丢脸，我小小的疲倦的心，也就像一只麻雀，振起翅膀飞起来。

现在这像麻雀一样的轻快的心，已成为“折戟沉沙”，再也不容易升起。镇天只愿意静守在这

空斋里，环绕着我的尽是古人同今人的糟粕，几件古老样式的家具，一簇花，一缕烟（从烟雾里常常闯进来一些回忆）近处树林子里的流莺，远处钟声，市声，再加像今天这样大的风声，都打成一片，合起力来，侵袭我这孤寂的空斋，大有被无形的风雨吹去屋顶，倒塌墙壁的危险。但我静静的坐着，不避开，像不避开一切的苦难一样。

这要谢谢我的朋友们和我姐姐的关心，因为他们看我这样生活以为这对于我的身体不利，常常劝我出游，甚而强迫我。这两年我游太湖，西湖，日本，以及今年寒食清明的两天游琅琊山，都亏得他们的鼓励。他们唤醒我的生机，使得我兴致又像花一样在心上盛开一次。

今年寒食节的头一天，××君夫妇约我和好几个朋友吃茶，讲到明天是寒食节又当这初春花发的时候，应当到什么远一点的地方去跑跑。不知怎么忽然想起醉翁亭，也许因为从前有一个人曾说过：“睡与醉虽有罪而不加刑焉”这句话的缘故，就想去领略古人的醉意吧。

醉翁亭在滁州琅琊山中，自从欧阳修做了一篇《醉翁亭记》，这地方就一直盛传下来。我早就

想去游，总打不起兴致。这次朋友们既这样高兴，我也就决定不扫兴。

我们有五个人，一道去江边候轮渡，走到江边的时候，晓雾还没有散，向江头一看，在烟水空濛的当中只有一些船桅的影子同一只沙鸥飞过。这活像一幅淡墨的江水画。一会儿一只轮船名叫“澄江”开过来，游逛的人真多，都纷纷的挤上船去，不到半点钟就到了浦口，又纷纷的挤下来。坐游览专车从浦口到滁州不到两个钟点就到了，队队的游人像风卷落花似的都从车上翩翩的走下来，朝着山中走去。路旁有一个人力车夫说：“从车站到山有三十里地呢。”我自省没有能力走这么远，就坐了这辆车，也劝同游的女伴坐另一辆，其余三个人就跟着车跑。

我们先进东门又转向南。东门城上写新治门三字，我想这是否就是《滁州志州域图》所载化日门或是环漪门？不远就看见一道河，河身很宽很深，可这时水落得很浅。河的两边有许多树木。河上跨着一道穹形的古石桥，在河那边，隔着树林，可以看见一座石塔，完全用大盘石堆垒起来的。是唐朝遗留下的古塔之一吗？贪恋这里风景

还美，多留连一会儿。

“这道桥有什么好看？城里有新用洋灰造成的一道洋桥，那才好看呢。”车夫不屑似的说。

我们默默的笑，想这车夫才真是新时代的人物呢。

转上南门大街时，太阳已照得很高。所谓大街，不过像一个村镇模样。一个从唐宋以来就有名的滁州，竟这样荒陋！再出南门城向西南行，我想这已踏上欧阳修的故道了。

初春的天气，寒暖恰恰相宜，山野的风吹到脸上，教人想到游泳。新绿才上满了枝头，并不茂密。一簇簇的杏花夹杂在山阿林木的中间，远看像一朵朵的停云，近看那鲜亮的颜色像发出透明的光。

滁州有名的山是尖山凤凰山琅玕山，还有大丰山。据说大丰山是“盘亘雄伟出琅玕诸峰上”。丰乐亭在丰山的幽谷里。地形低洼，四面群山环抱，谷里很多细竿宽叶的丛竹，竹下有泉，名叫紫薇。我们听到“泉”字，总要想是清浅的，漫流在石上有淙淙的声音的乳泉；可这紫薇泉是潴蓄在一个方池式的深潭里，水极清，里面有水草纷披不能见底。当初发现紫薇泉的人是欧阳修的仆

人，故事是这样：有一天有一个人献新茶给欧阳修，欧阳修因想起前几天所发现的醴泉，就教人去汲醴泉的水来烹这新茶。醴泉离城至少也有十数里路远，为了一杯茶教人跑这样远，欧阳修真算风雅。不幸汲水的人在回城的路上（许是太累了）摔了一跤，把汲来的水全给泼了。倘若空手回衙，欧阳修一定罚他再去重汲，他想若再跑这么多路又怎受得了！哪知他这一急倒急出今天这样一个大古迹来了。因为他在仓皇中把近处山里的泉水随便汲些回去奉给太守大人。这位太守大人真是一位天才的饮水家，对于泉味确有研究。尝后知道决不是醴泉，就穷加拷问这个仆人，才知道是在丰山幽谷里得来。欧阳修是个“博学多识而又好奇”的人，他得到这个泉，立刻造一座丰乐亭在泉上，他给梅圣俞的信说到造亭的始末：

去年夏中因饮滁水甚甘，问之，有一土泉在城西百步许。遂往访之，乃一口谷中。山势一面高峰，三面竹岭，回抱泉上，旧有佳木一二十株，乃天生一好景也。遂引其泉为石池。甚清甘，作亭其上，号丰乐亭，亦宏丽。又于州东

五里许有二怪石，乃冯延鲁家旧物，因移在亭前。广陵韩公闻之以细芍药十株见遗，亦植于其侧。其他花木不可胜记。山下一径穿入竹筱，蒙密中溪然路尽，遂得幽谷泉。已作一记，未曾刻石。

可见从前丰乐亭是怎样的名胜！与欧阳修同时代的人，像蔡君谟，苏子美，梅圣俞，都有诗纪这事。他们在这里饮茶听泉，一种悠闲的风度，教今天来逛的人想象起来真是觉得“眇然如何”了。从前这里的幽谷泉现在已不可见，只在欧阳修的一首诗里保存着。诗是：

踏石弄流泉，寻源入深谷，泉傍野人家，
四面深篁竹。溉稻满存畴，鸣渠绕茅屋。生
长饮泉甘，荫泉栽花木，潺湲无春冬，日夜响
山曲。自言今白首，未惯逢朱毂；顾我应可
怪，每来听不足。

我真想自己也有这样一个“野人”的家，在深林里傍着泉水，昼夜听的是风动竹叶飒飒的声音，流